

一个十七岁少女的感情历程

藍窗夢

● 吴泽蕴 著

LAN CHUANG MENG
YI GE SHI QI SUI
SHAO NÜ DE
GAN QING LI CHENG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 窗 梦

——一个十七岁少女的感情历程

吴 泽 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603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8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354-0218-6

I·193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十七岁的少女，也许正是春心萌动，对爱情、事业、人生充满憧憬的年龄；也许是见花流泪，对月伤心的多愁善感的岁月。本书便以忠实而又详尽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一个十七岁少女微妙而又曲折的感情历程。

出身于上海一个高级交际花家庭的少女刘洁莲，在教会女中读高中二年级时，还不知道谁是生身父亲。她不明白，她的母亲和姐姐为什么要和那个洋行小开杨嘉昌，以及那些阔老阔少们来往那样密切？她不明白，自己家令人忧郁的蓝窗户下为什么常常徘徊着那个身份不明的神秘男人？……她以一个少女敏感脆弱的心灵注视着思考着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带着淡淡的惆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踟蹰徘徊。

她曾热切地寻觅过那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寻觅过那属于自己的宝贵的初恋，但爱情象一个美丽的梦，在少女多变易妒的秋天里化为风化为落叶；她曾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但上帝拯救不了教会的命运便也不能成全一个少女的幻想。她为了排解悒郁寻找慰藉，只好到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夜总会里去寻找失落的梦。然而，希图洁身自好的少女难逃罪恶的黑手……

小说文笔细腻委婉，情节曲折动人。女作家以她那娴熟的文笔探幽寻微，剖析少女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凭着她细致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展示了四十年代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这对于我们了解这段历史，认识生活，把握人生，无疑有一定的启迪。

前 言

曾经有人评说：眼下文艺作品标题的流行色是蓝色，冠以蓝色的题目比比皆是。是作者借蓝色象征罗曼蒂克，或是象征虚无与朦胧，还是因为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借蓝色以蔽之？……评说者含着贬意，是显然的。事实却也如此，蓝色是太泛了。

本篇的题名也用了一个“蓝”字，再加上“梦”啊什么的，似乎更是俗不可耐。然而作者虽然煞费苦心，却无法更易，也无从回避。

当然那故事离开现在已经很远了。这是一个十七岁少女的一段独特的感情历程。







十七岁的少女刘洁莲是圣明女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圣明女中是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座落在市区西南角。因为管教严，功课紧，出来的学生在教养和学业上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头，所以这所学校在这个大城市里还颇有点名气。

圣明女中的学生好认，不论春夏秋冬，她们都穿着一式的校服：白色的长袖衬衫，黑色的马夹式背带裙，裙幅宽宽的，长长的，一直盖到小腿上，又一式的白袜黑鞋。当然随着季节的变化，例如天气渐渐冷起来，就不得不在白衣黑裙里添加各种御寒的内衣。

圣明女中的学生一律是住校的，平时不请假是不准出校门的，到礼拜六下午，两扇大铁门“哗”地向两边敞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们，秩序井然地鱼贯而出，没有喧闹，没有说笑，肃穆而安静地走到街上，然后混入到往来的人流中。但无论她们走到哪里，总会引起人们的注目，也许不仅因为她们的穿着与众不同，还因为她们脸上那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那也许是她们意识到自身的不同凡响，而格外显示出的骄矜和庄重。

今天是礼拜六，照例是放假回家的日子，照例心里头应

该是高高兴兴的，快快活活的，即使不摆在脸上。可是刘洁莲却是郁郁的，从心里到脸上都是郁郁的。

但这副郁郁的神气，却使原本容貌出众的刘洁莲，被抹上一层无法形容的、惹人仰慕和爱怜的、近乎圣洁的光泽。那庄严的白衣黑裙，对于她是何等的和谐，不能想象她穿上其它颜色和式样的衣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刘洁莲的脸庞是椭圆形的，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鸭蛋脸或鹅蛋脸，长眉秀目，但眉并非很浓，目并非很大，瞳也并非那种乌黑油亮，熠熠生辉的。可是那躲在很深的双眼皮底下的带点褐色的瞳仁是如此温柔，如此清澈，让人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到她的心灵。她的肤色是这种年龄的少女所通常有的，光润而白皙，只是更为细腻，因此形容她的额可以用晴朗无云，形容她的双颊，又可以用初染朝晖的云霞。她的鼻峰高高的，鼻尖微微带点浑圆，嘴并非古人形容的樱桃小口，但线条是精致的，天然的红艳的健康色。这一切似乎都是经过上苍蓄意创造的，让人只有叹息和羡慕的份。

快到家了，刘洁莲慢慢地转过路角。刘洁莲的家就在这条路上，和刚才走来的这条路成九十度直角。走过去要不了几步，矗立着一座公寓大楼，大门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有几个剥落的金字：凯乐公寓。一共六层楼高，住在高层的上下要使用电梯，她家是二楼用不着电梯。每家的窗户都对着马路，她家的窗户也对着马路，只不过；……她一眼瞥去，看到她家那不同于大楼其它各家的深蓝色的玻璃窗，心便不由一沉。她每每不留神一瞥，便会蓦然从心上掠过一种异样的感觉。为什么要把窗子漆成透不进阳光的深蓝色？又不是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里的巫婆的房子，本来就心情郁郁的

刘洁莲，此刻从她的眼光里看出去，那暗幽幽的蓝色的玻璃窗也变得十分忧郁了。

她快步走上光滑的楼梯，拐一个弯，便到家门口了。她掏出钥匙打开二楼A的门，一股热气加上一股喧笑声直冲她的鼻子和耳朵。那热气是从厨房里漏出来的，那喧笑声是从客厅里传出来的。讨厌，又是那么多客人。

她先不朝客厅里去，虽然母亲一定是在那里的。她先到厨房里去，去看看阿金，一个礼拜不在家，家里有什么事，可以先从阿金那里探听探听，然后从连接厨房的饭厅绕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饭厅和客厅其实也可说是一间房子，中间装了两扇嵌凹凸玻璃的拉门，门一拉上便成两间房子。此刻客厅里正在打牌，牌桌上虽然铺上丝绒桌毯，但劈拍之声仍隐约可闻。客厅里设了牌桌，中间的拉门大都是拉上的，那样她便可悄悄地走到自己的房间去，不用和那些客人打招呼。

“阿金，阿金，我回来了！”她习惯地去呼喊她家的女佣人。

“喂，小妹，你今天回来得早。”阿金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着呢，可是厨房里已经油锅冒烟，蒸气弥漫，生的，熟的，半生半熟的荤素菜肴，摊得满“世界”。例如煮好了晾在盘里尚未斩开的白鸡，已经在油里爆好的尚未装盆的青鱼，油光光的酱鸭好象是买的卤味，切成了斜方形齐簇簇装在盆子里了。那些预备随吃随炒的热菜，也都做成了半制品，鳝丝已经切成了段，虾仁已经挤掉了壳，海参发在陶钵里，只有芹菜，花椰菜浸在水池里大概还没洗呢；阿金还在煤气灶上的油锅里煎煮什么东西。厨房里被这股油烟气，水蒸气搅得空气浑浊，视觉模糊。

“今天家里请什么客人？”刘洁莲皱皱眉头，说不清一股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请什么客人？老朋友，新朋友，麻将朋友，不是稀客，也不算请客，吃鱼吃肉家常便饭，小妹你不在家不知道，我是天天忙得团团转……”刘洁莲不过随便问一句，便问出了阿金的一大串话。阿金是无锡常州一带的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刘洁莲知道阿金的唠叨是没完没了的，平日她可以耐心地听她讲一阵，今天她没有心绪，她想赶紧退出厨房到自己房间里去。她正拔脚往外走去，阿金却把她喊住了。

“小妹，有你的一封信呢，吃过中饭，邮差送来的。”阿金伸过油腻的手，手里捏着一只白信封，拿到刘洁莲手上时，白信封已经有好几个沾着油迹的手印了。

“我的信……”真奇怪，有谁会给自己来信呢。她进圣明女中高中部前，在另一个学校读的初中，有几个初中里要好的女同学偶尔有一些往来，但也极少通信，几乎是用不着通什么信的。在外地更没有必要和她通信的亲友，在家人亲友眼里她还是那个“孩子”呢！

她看了看信封，是本市寄出的，字迹很陌生，信封的右下角写着“内详”，这真是封神秘的信。这封神秘的信所带来的刺激，使她锁紧的心扉，豁然开了一个口子，她的心情竟好起来了。她想立刻拆开看的，但厨房里油烟气太浓，光线太弱，何况这样一封神秘的来信，应该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坐下来看才是。

饭厅通客厅的那扇拉门没有完全拉拢，只拉了一半，望进去烟雾腾腾。大白天开着电灯，是几个月前新装的枝形吊灯，灯的瓦数很大，但被烟雾熏蒸着，那光不但不怎么明亮，

还好象裹上一层昏昏的薄纱，以致房间里有些什么人，望进去也就不怎么分明了。

刘洁莲向客厅里望了一眼便想一闪而过的，但还是被人喊住了。

“莲莲你回来了，怎么一声不响？”喊住她的人，姓彭，彭先生是她们家的常客。她不喜欢这位彭先生，他在她们家太随便，象是她们家里的人，指手划脚，连母亲都要听他几分，他凭什么，刘洁莲就不买帐。

“彭伯伯……”刘洁莲不情愿地叫了他一声，声音压得很低。

“莲莲你回来啦，你进来一下……碰！”是母亲的声音，骨牌重重地扣在桌上。

“哎……”刘洁莲又不情愿地走进了客厅。

那一桌麻将牌的四个座位上，对门坐着母亲，母亲的对面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刘洁莲看不见她的脸，因为背对着门，只见她的发际下垂着金光闪闪的大耳环，不住地在晃动，染得猩红的十指，在桌上摸弄着骨牌。另外两边，一边是姐姐美兰，另一边也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过这是个男人，年纪还不大，瘦长的脸上有一对细小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白白的脸，一身花俏的西装穿在身上，不但没增加美感，却显得神态畏葸，伸出手来摸牌时，刘洁莲发现他手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男人做什么要戴一枚大钻戒，算是气派吗，刘洁莲很不以为然，先自产生了反感。

哟，姐姐今天怎么浓妆艳抹得几乎换了个人，涂了眼圈，卷了睫毛，口红搽得浓浓的，又把波浪形的长发盘在头顶中央，用一个琥珀色的发夹压住了。那身上的衣服也不知是什

么时候做的。母亲也浓施了脂粉，穿了一件琵琶襟的紫酱色丝绒夹袄，一边衣襟上还扣着一朵乳白色的珠花。刘洁莲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实在是很不谐调的。

“莲莲，这是荔枝阿姨，叫一声……”母亲并没有停下手里的牌。

“阿姨！”刘洁莲讷讷地。

“哦……”那个女人回过身来，刘洁莲看到一张颧骨高高的，咧着血盆大口的面孔。“哦，仙仙，这是你的小女儿吗？一个美兰已经教人神魂颠倒了，你还藏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娇妹……”那个叫荔枝的女人手里还在砌牌，眼睛却只管停在刘洁莲脸上，看得她脸上象给针刺了，刺得生疼。这个女人操着广东口音。不是正经人！

“这是杨先生。”母亲又指指坐在姐姐对面的那个戴钻石戒指的男人。

“……”刘洁莲不愿意招呼他。

“大名鼎鼎的洋行小开杨嘉昌。喂，杨小开，该你出牌！”荔枝浪声地说。那个姓杨的正和姐姐眉来眼去，听得一声呼叫，忙丢掉手里的一张牌。然后似乎刚刚发现房间里多了个刘洁莲，那双小眼睛也就立即盯在刘洁莲的脸上。

“噢，这是洁莲妹妹，和美兰到底有几分象，都是仙仙阿姨的模子里印出来的……嘻嘻……”那双小眼睛真惹人讨厌。

房间里好象还有其他人，她怕再和别人招呼，匆匆忙忙走了出去。

“姆妈我有事情呢！”她是有事情呢，她不是急于要去看那封神秘的来信吗？刚刚豁开了一个口子的郁闷的心扉又关紧了。母亲今天为什么把她叫进去和这些毫不相干的、素

不相识的人打招呼，以前母亲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把她介绍给她的客人，家里过去也并没有这么多客人，特别在她礼拜六回家的时候，她是很少碰到的。她懵懵懂懂，若明若暗，并不十分清楚家里的这些变化。她现在仍然不想去弄清楚它。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和姐姐美兰睡一个房间，母亲睡在另一个房间，中间隔一个卫生间。她们的这个房间和客厅都是沿马路的，面向东。虽则这条马路是够僻静的，母亲还是不愿意住沿马路的房间，她嫌过路的车辆行人吵扰。

刘洁莲把盛书籍和衣物的背包往小书桌上一放，便坐到自己的小床上去，拿出信封来，她又反复看了几遍信上的字迹，似乎看出端倪来了，便急急拆开信封。一张从练习簿上裁下的纸，用蓝墨水钢笔，写着行书字体。这字迹于她是太熟稔了，刘洁莲拿信纸的手发冷了，不一会，全身都发冷了，一直冷到脚心。

那纸上是这样写的：

刘洁莲同学：

我这是第一次给你写信，请恕我冒昧。我是不得已才用这个方式的，因为我无法向你当面说明，那样我们双方都会很难堪。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权利任凭自己的感情无限制的膨胀，我们只有用理智去克制感情的义务。

但愿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敬祝

这第一封信！这第一封信应该是这样的吗？她曾经期待过，就是在刚刚也还这样期待着，期待他会象无数小说中写的那样，从第一封信开始，便如鸿雁不断往返。她有许多话要留在信上向他说呢？可是竟收到了这样的第一封信。这明明是一封绝交信，只不过说得好听，说得漂亮，说得冠冕堂皇……他还故意叫一个陌生人替他写的信封，可见他是横了心的，是决意和她绝交了。

她想立即把这封信撕碎，可是只做了个动作，好象连把信撕碎的力气也没有。一种失望，不，简直是绝望的情绪，使她的心倒象被人先撕碎了，碎成粉末，她俯身倒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大滴大滴的泪珠渗进绣花枕套里，她越来越伤心，竟至哭泣了。只是因为她把头埋在枕头里，所以那呜咽之声才不至于传到室外。

二

刘洁莲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只知道那块用来抵挡眼泪的小手绢已经象从水里捞起来似的，这才停止了哭泣，慢慢坐起身来。房间里原本是昏蒙蒙的，因为窗上刷了蓝漆，这会更是暗沉沉的，大约已是黄昏了。她从抽屉里又找出一块手绢，把脸上的泪迹擦了又擦，一边擦，一边还不时掉下几滴泪珠来。

她怔怔地站在房间里，胸口窒闷，很想透透气。她把窗子推开，房间里立刻亮堂了，原来天还没黑。今天是晴天，夕阳照在对马路的树上，墙上，墙里的常青树仍是苍绿的、蓊郁的，墙外人行道上的梧桐树已经开始黄了，夕阳照在绿的，黄的树叶上，色彩斑斓。

那围墙其实说不上是墙，是涂着黑漆的雕花铁栏杆，用黑漆的铁链连结着，铁栏杆下才是砖砌的矮墙，半人高。那围墙里沿着人行道都是一色的常青树，树高叶茂，显示了年代的久远，那里面是一座小小的公墓。

这小小的公墓，处在住宅区和闹市区的中间，刘洁莲站在窗前可以越过这片绿色的墓园，看到远处高楼上闪烁变化的霓虹灯的光和色。

这真是个强烈的对比啊！

这片墓地在这个大城市中是个黄金地段，谁又那么有幸能长眠于此，既享受着浓荫蔽日的安谧，又享受着城市喧腾的繁华？也许这大部分墓中人生前便是从那高楼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中过来的，从那里走到这里。

这也是半殖民地的一个遗迹吧，那墓地被外国人占去了一大半，还有那一小部分也属于高等华人之流。搬家到这里后，刘洁莲便熟悉了这片墓地，她常常和小朋友一起到公墓去捉迷藏。等长成少女了，无聊时便一个人在那墓间小径上散步。那些墓都筑得很讲究，墓前有各种雕塑，最常见的是大理石雕刻的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十字架。还有嵌在碑石上的，印在瓷片上的相片。一年四季大多数墓上都有鲜花。特别是春天，草木欣欣向荣，墓间小径两旁碧草如茵，一丛丛玫瑰花开得旺盛，小鸟躲在树梢上啁鸣，公墓里呈现出一派生机。刘洁莲对这些墓上的碑文都读熟了，它们大都写得很美，很抒情，例如：“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失去了你”，“这里长眠着我的心我的爱”，还有很多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刘洁莲常常凭着这些碑文去想象死者生前的情形。

刘洁莲家的窗口因为是二楼，视线被那些高大的常青树挡掉了，看不到公墓里的景物，但又因为她对那片墓地十分熟悉，便知道，哪个角上有着哪些令人难忘的雕塑和墓志铭。这公墓竟没有一般墓地的阴森，却有如公园般的旖旎。来这里散步的成双作对的情侣是不少的。

黄昏一下子来到了人间，连窗外也开始昏蒙蒙的了，眼前那一片绿树罩上了灰色的纱幕，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又开始闪烁了。

刘洁莲茫然地收回了眼光，她无法排遣内心的烦恼，特